

十七

T 2455/17

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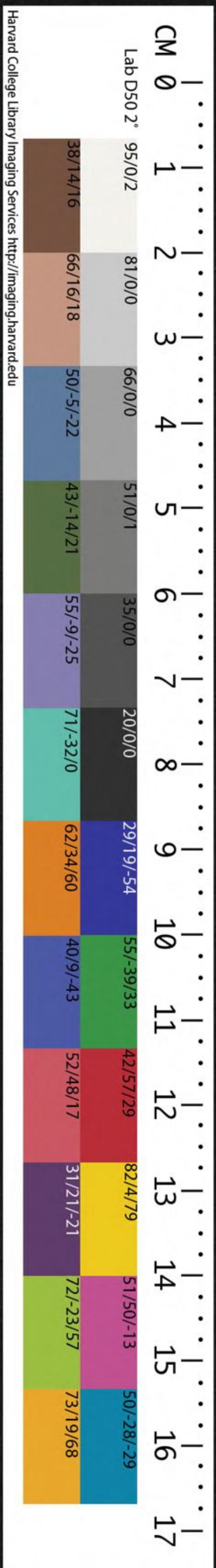
書

卷十三

16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母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  
 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  
 貌短陋抄風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  
 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  
 痛乃白琛曰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  
 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  
 然慙感遂從許戲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  
 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為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費州中書  
氏蘭印

禮

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願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  
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  
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  
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  
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  
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  
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止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  
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  
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  
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  
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  
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

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  
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  
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  
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  
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鄜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  
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  
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  
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况  
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  
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  
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  
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

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  
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  
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  
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弊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  
其性命如不爾有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  
物不相有宋本矣自大道旣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  
旣文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  
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禘十一之儲  
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  
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瞻軍國  
取乎用乎各有我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歛此匹帛豈爲後  
宮之資旣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

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  
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  
流疑典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  
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  
明識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棊參論理  
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  
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  
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詔  
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  
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  
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  
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

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那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尚書比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歎於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便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

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實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縑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

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  
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  
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廁  
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願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  
歎詠之纘子晰爲胸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  
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琛所好悅世宗時調  
戲之盧利敗於胸山詔琛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  
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  
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宗太武皇帝親  
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  
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  
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

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  
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  
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卽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  
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鈇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  
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  
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  
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  
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  
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  
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  
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  
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

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  
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  
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  
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  
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  
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  
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旣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  
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  
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  
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  
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  
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

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  
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  
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  
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  
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  
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  
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  
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  
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  
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

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

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詰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歐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勅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啟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



等率比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鄆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罔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此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余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蘓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領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比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廣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闕在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比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比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

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

領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功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啟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蓀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

大加調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  
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  
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  
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  
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勅卿仍屆潁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  
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曠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  
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  
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勅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  
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  
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  
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  
傅承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所

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怒死  
徙平州爲民行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  
見表顧爲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  
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  
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  
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  
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  
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  
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虺兕懾氣才  
猛所振勅懃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矣盛事竒迹必宜表  
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  
喉脣近侍苟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

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  
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  
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  
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  
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  
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乃因  
皓啟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  
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  
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  
餘旬出入機要言卽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  
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  
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

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  
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  
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  
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  
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  
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  
者歔歔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旣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  
朕父南征契闕戎旅特可感念賜布帛三百匹冰一車贈撫軍將  
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  
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  
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  
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終

甄琛

魏書卷六十九

崔休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暹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爲  
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  
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  
凝欽其人望爲長子甥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  
嬪以爲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  
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際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  
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

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比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旣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

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卽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擿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贈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乂長庶子祕書郎稚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雍乂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

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又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  
侍出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  
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合家逃逸  
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或以非其身  
罪驟爲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  
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賞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  
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  
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爲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  
接蕭衍使張臯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率於宿豫時人歎惜  
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  
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  
謚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  
史延雋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  
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

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官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啟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伎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羸後精乘近卽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博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書

子尋卽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吳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餓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鄺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啟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將軍尋遇疾勅還三鵝羣巒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



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  
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函三州諸軍事儀同三  
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  
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  
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  
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  
事中郎轉爲河北大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黻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今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  
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  
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  
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  
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  
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  
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  
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  
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  
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

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闕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

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還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闕郭康兒賊衆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

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余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雋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開重卿旣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

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啟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

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爲廣州防巒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宗二年爲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太守孝靜初爲平

東將軍榮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雋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褐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爲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延雋族兄聿字外典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雋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將軍征義陽引爲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爲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因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每隨例恒辭多受少

伺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  
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  
肅宗崩介未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  
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  
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宜有才筆爲劉或青州刺史沈文秀  
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  
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  
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袁競洸等乃經公府  
以相排斥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  
觀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

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  
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  
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  
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貞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  
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  
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  
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  
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  
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  
訓詁闕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  
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  
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糺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  
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  
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  
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  
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  
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眊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  
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  
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  
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  
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  
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  
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

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  
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  
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旣違  
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  
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  
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  
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  
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  
範時軌世皇代旣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  
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於篇  
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  
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

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旣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詰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敷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輪誠華陽卽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此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戍階當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選貪

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成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仇疆敵卽爲奴虜如百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水之作無不搜管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壘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

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  
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  
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  
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恡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  
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  
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庶  
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  
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  
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  
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  
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階

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  
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  
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壘千重以聳翠橫萬  
里而揚波遠揮颺與礮麝走鯨鼈及邇鼉彼曖然兮華洛此邈矣  
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  
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  
縱橫竒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駁霞兮  
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川之畔望復望兮  
望夫者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  
不見兮君不聞魄悄悄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緼彼烏馬之無  
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  
對下邦之鬼蜮形旣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



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末遷。寇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上。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與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高車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湮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卽卜

難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葦。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侍。則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定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

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以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蕃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戒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

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資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翻名位

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翻弟躍語在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慙恙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終

西魏書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西魏書  
氏周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滂從司馬獻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承

安中與姊夫李疑俱來歸國賜爵易隄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

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

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氏

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  
徇羣氏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駭奴戍主詔曰  
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  
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  
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  
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  
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  
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乖  
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  
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  
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醜曲阿  
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  
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  
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

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  
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啟為其國郎中令  
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  
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出為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太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  
入於關中率眾侵擾伏法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  
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  
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  
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  
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勩力備

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肅鸞遣將魯康祚精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肅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比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卽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

祚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卽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提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

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  
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  
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  
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  
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  
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徒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  
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  
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  
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  
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士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  
侵逼壽春泝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  
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

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摠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  
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舡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  
舡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  
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  
永上勰謂永曰比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  
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圍敵是求如若教旨便共殿下同被  
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頗有剋捷  
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逼其南門蕭衍  
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  
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沈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  
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  
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

皆奔退仙琿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  
史賈恩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琿擐甲揮戈單騎先  
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  
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琿于仙琿燒營席卷而遁英於  
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  
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  
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  
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  
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  
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  
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  
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

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  
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  
左將軍南兖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嘗稍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  
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  
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垣處奮稍躍馬盤旋  
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墓附其墓遂買左  
右地數頃遺勅于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  
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  
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  
偉稱父命欲墓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墓賈遂求歸墓永於所  
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  
叔偉墓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



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買於此疆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遮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惟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傳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伯佃子遘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

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也子有王靈此圖識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于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

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分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之二八

建康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為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助子助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助敗靈越軍眾散亡為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劭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關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劭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為參軍從肅征伐累

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興氏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氏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氏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氏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

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氏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嶼潛入回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恩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頻

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夫身類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間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

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驂騮馬一匹寶劍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

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徽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侷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嶮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旣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耻志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青州鎮遠府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忠故也至州聚歛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

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請廷尉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

疑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直閣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疆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胸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胸山樵米旣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

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閤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眾據硤石神為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克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余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顯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

### 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營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徵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

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

西州屯鳳崗 氏康印

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贖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險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顥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

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勦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人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



美知卿非無欵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  
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  
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欵  
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勅想卿具一  
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旣逞朝無孑遺  
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  
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勲前卽勅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  
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馬五千星言卽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  
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衝巫卿其并心勦力同  
斯大舉殊勲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勅與州佐

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夫渡淮叔業病卒年  
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  
三司餘如故諡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緡  
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倩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譚龜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  
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  
肅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  
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倩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  
國以父勲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

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之稱入  
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在縣出為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  
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為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為  
賊擒送於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儁居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  
諧而徵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  
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明二年逃  
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二千

戶出為趙郡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  
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  
愉平勅還郡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  
州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丹楊太守  
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勅為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為賊所敗  
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  
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  
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

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  
琿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召之  
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蹟蹟不免羣情所逼推爲  
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  
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  
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柵衆  
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  
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  
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  
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  
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

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  
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  
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  
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  
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尋  
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  
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  
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  
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  
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  
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  
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

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  
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  
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况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誼  
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  
依衆證處仲達人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  
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  
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  
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  
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  
恩裁處詔曰凶謀旣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  
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旣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  
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

門禮墓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  
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  
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墓  
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  
衣帔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  
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且夕温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  
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  
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  
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  
俗也植母旣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  
焉

子煥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令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焯不得襲封肅宗初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楊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諡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虎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宗聞粲善自擲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惟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

侯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請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為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醮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出帝初

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肅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不逆時變如此尋為翔所害送首肅衍時年六十

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肅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

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  
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  
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蹤誠希  
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  
葛屨裁營已整搖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  
欲養疴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  
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  
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尋除  
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  
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  
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荆  
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

一出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逆退走荊州  
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  
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  
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  
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  
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  
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尹挺仕蕭  
鸞以軍勲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  
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

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彖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啟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締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締弟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遠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屯放情琴酒之間

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寧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卽彥先之妹婿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崇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今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王吳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韋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閑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旣陷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勲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關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勲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超拜持節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  
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  
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  
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  
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與朝廷  
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北平將軍端然養志  
不歷權門出為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  
軍涇州刺史

高容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關府掾  
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  
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為李元談輔國府司  
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為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  
守為政寬平氏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為潁川  
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  
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  
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  
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家雖為姻好而親情不協  
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

遷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  
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爲刺史未至  
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  
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  
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  
者請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珍斬  
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冠軍將  
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  
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  
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搏噬罄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爲韋績  
所謗理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逃  
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中臣爲長史

值黑亡歿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  
此臣卽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  
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卽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啟復會通直  
散騎常侍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  
留使至臣開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  
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  
密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卽遣鄭猥馳告  
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  
天命固執愚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卽遣軍主江悅  
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  
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梁秦士庶僉  
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籍此威鎮靖內外臣亦誠奉國苟

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  
事啟聞臣卽親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  
天寶兇徒因宵烏散進旣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險突  
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冑率其所領登卽擒斬戍內戶口卽  
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  
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  
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祭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  
當令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  
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卽束身  
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  
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恪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其於別  
啟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灰殞匪報

但留臣權相綬獎須得撲滅珣等便卽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  
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  
已投誠款而中途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  
烈義動遐邇漢鄭旣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  
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  
別勅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  
自昔中有事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  
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  
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  
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  
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嘗爲例

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此在壽春遭<sub>此</sub>續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勲微恩重有覲心顏世宗曰卿建爲山之功一匱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旣淹未恭州封可勅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實務口實京師珍羞固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

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諡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頽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頽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此傳宋刻前後顛倒  
案北齊本改正

長子<sub>宋本</sub>夫

下放此

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夫性好

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

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  
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  
虛劣其從兄奐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  
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初夫與南人辛謨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  
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  
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  
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  
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客雍僧明心  
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歐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  
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曠責僧明便寤而  
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墮陰私竊盜惑有

次緒夫妻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聞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春等言其眇目痲疾不任  
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  
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奐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璠及孫沈  
志皆有名宦沈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  
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  
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  
守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  
高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使詣軍  
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

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  
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  
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  
不軌元護馳還歷城至卽擒珍誅戮所加徵爲濫酷值州內飢儉  
民人困弊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  
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  
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  
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  
骨消削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  
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  
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  
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軍給事中  
會頑駛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  
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  
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勲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未歛便剝  
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齊力自効軍勲稍遷  
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戌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

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以貨賂又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鸚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勲至游擊將軍爲軍主助成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誠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成鍾離懸封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響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又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



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  
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  
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  
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  
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  
悅之爲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  
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贖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  
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  
將軍武興氏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氏衆還復白  
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  
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旣殺蕭衍使者及楊靈

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爲  
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以家  
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  
克全勲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與夏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  
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  
劍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  
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  
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  
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  
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

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其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旣而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疆寇內徙無由乃携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鼎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勲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勲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男食邑二百

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爲清水縣開

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鬪以勲封撫夷縣開國子食邑二百

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

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勲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武功太

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賴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勲

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羽林監稍

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郡太守卒  
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為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永入於建  
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導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為奇  
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成漢中及  
至洛陽環堵賴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  
乃除幽州左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  
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  
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即道遷之兄女道  
遷列上勅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

實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  
縣父興宗蕭贖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  
所害誕雖幼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  
州里歎異之贖益州刺史劉俊召為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  
中自漢中歸國既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  
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  
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  
弓宣旨勞勉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  
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

益州詔誕為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  
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  
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  
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郗軌令子建拒之因轉  
營為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  
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峰名龍鬚山  
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眾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  
今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  
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  
為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  
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  
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為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

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長子亢

亢弟胤字

闕

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  
略為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  
其益州及足還退行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  
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  
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  
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  
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  
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  
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

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  
謀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  
輕重之要計量壇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  
算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  
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卽平原  
歛後疎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駕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  
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  
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  
長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  
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  
立功爲萬世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  
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遙遠偏兵獨戍沔流十千牧守無

良專行刻剝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  
日覲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  
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偃武修文制禮  
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肅宗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  
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旣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  
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  
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  
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颺至風起逆者求萬一  
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  
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惰卒不思長久  
之計務竒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克國持重之規如令  
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

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  
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  
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  
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  
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  
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  
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  
會殺余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  
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  
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  
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  
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

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旣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  
下相蹙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  
小渚以待南援旣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關衆寡不敵左  
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  
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賜帛五百  
疋粟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廷  
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  
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或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  
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  
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  
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

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  
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隘裴叔業

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啟

茅賦兼列旄旛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

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為果決

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

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

之謂乎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終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魏書卷七十二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  
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祕

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李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李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李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李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遷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比人爲



杲內應逆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撫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倷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二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

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勰固爲衍司馬遷除太尉西閣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

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  
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  
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  
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  
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  
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  
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  
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  
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  
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克實卿以為  
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贖贖悉入京藏以此  
况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

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後  
遂闔門自守著演蹟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  
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曾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  
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衛侯之楨弼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  
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  
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  
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  
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  
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躋之相承兮悲屯蹇而  
日臻心惻愴而不懼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  
於傳巖既應繇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  
黜於庶邦盪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狐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袁亡兮  
袁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  
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啟洪業於宣元釋臯繇之法  
憲兮見蓼六之先亡練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  
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賜憑軒  
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弊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勅計  
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勲立而禍并紛  
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  
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  
馳且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巴放麴而日  
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  
所欽或負門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色

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  
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  
有非而可非石育子而啟夏兮胤遺卵而孕殷鳥藉水而存棄兮  
虎乳孩以字文燧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  
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兮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  
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  
而葬命兮靈投策而詭龜罔據胎而爲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  
鵠而襄墜兮神歷紐而平王彼靈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已或  
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烹子  
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齋妣始樓桑而發輝兮終龍變於巴  
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於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

瘡之鮫殛死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疎九江  
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  
行之不改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安兮哂宰  
嚚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爲無益兮見鄂  
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  
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  
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  
兮夢台袞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旣思匿而名揚  
今亦求清而反汗見衆兆之紉錯兮觀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  
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弊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冀靈鑒之  
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  
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盤於巖壑登名

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  
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嵒岿兮眺恒碣之磔磔  
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玄虬之奔奔兮鳴玉鑿之瑒  
瑒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  
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芊兮問洛宓  
於馮夷陵回颺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泂扶水而遠矚兮見虞  
淵之威微乘閨風之峻岅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歌兮坐  
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出琅岫之崢嶸兮  
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珉攜羽民而遠遊  
兮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窕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  
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  
肆眺兮歷層水而風馳越弱水之渟澹兮躡不周之嶮巖肩瓊蘂

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  
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啟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  
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  
握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  
瀏策王良以歛轡兮命風伯以挾軻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  
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兮亦問道  
於鷓鳩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維常之鬱鬱兮貢楛  
矢之啾啾心怛怛而惕惕兮志惘惘而綿綿伊五嶽之埴埴兮何  
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惚惚兮  
尚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  
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蔭建木之長  
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而克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

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遽寫其深情情盤桓  
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  
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  
眷眷於短街兮馬依依於歧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  
耕東臯之沃壤兮鉤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  
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歸風雅以導志兮蘊六藉於  
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  
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  
不用之器不繫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  
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  
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爲寄後賢以藉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

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  
世浮動違性命兮鑿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虛  
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  
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  
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  
非蝮蠱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  
噂啗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塘矣成人之美殺身行北雍本作君子貴焉攻人之  
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  
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  
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  
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  
已彼諂諛兮人之靈兮刺促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

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  
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  
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齟齬戚  
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  
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  
世同力江克趙高甘言似直豎刃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  
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  
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  
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  
宗卽位除尚書考功郎秦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碶  
石勅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竒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  
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竒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

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  
悅年少行多不法胥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住代諸王賢愚  
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  
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  
禪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  
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義秉  
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  
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  
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  
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  
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  
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

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  
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  
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  
文固剛直雅正不畏疆禦居官清絜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  
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  
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爲門生所害時  
人悼惜之

賁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  
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  
侍郎頗爲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卽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

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鳳因其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

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



圖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  
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  
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  
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  
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  
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  
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  
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  
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  
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  
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垂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

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  
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安  
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  
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紛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  
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  
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  
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  
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  
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又所寵  
論者譏其趨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卽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官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

同逐上表訟光韶燥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脩人也從祖金世祖神嘉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

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

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修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

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

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

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

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

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

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

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

除奉朝請侍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侍慶每進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壁給事中

侍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

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此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

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  
弓調矢勁謀夫旣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  
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  
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  
南冀州仍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  
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周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  
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  
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  
軍定州刺史

特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爲齊

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對羣臣云  
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  
陽王錄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修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雋與之有  
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大  
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  
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  
弁使於蕭贖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  
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  
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

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卽斬其使人發兵防捍  
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  
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荆  
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  
言其子而啟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  
入爲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  
齊州刺史

子柬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木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  
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  
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

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  
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  
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  
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  
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  
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  
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  
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  
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

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  
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  
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  
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  
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  
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  
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  
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  
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  
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  
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  
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

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  
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  
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山陽戍主  
轉西碛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  
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  
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  
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  
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  
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  
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洲三州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  
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  
士員外散騎侍郎頗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  
精太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  
並以才用見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  
關西都督蕭寶夤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  
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

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  
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  
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  
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欵之  
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  
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  
門有舊業經明行修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  
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  
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魏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終

西漢書

魏書卷七十三

西漢書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為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  
 柔玄鎮將入為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  
 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  
 玄鎮都將李堯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  
 為當時所服從堯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  
 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眾據渚邀斷  
 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閣將軍康生時為軍主謂

及古開

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文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烧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所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閣將軍後以勲除中堅將軍太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

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二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啟告高祖勅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春旣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資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峽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康生能引疆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方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方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

把中國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弓印表  
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  
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  
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士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  
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  
假平南將軍爲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  
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平西  
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  
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閣將軍徐玄明戍於郁  
洲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樂一張  
并棗奈果面勅曰果者果如朕心衷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  
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爲別將領羽林四

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  
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宗崩班  
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  
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  
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與元義同謀廢  
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  
軍侯剛女卽元義妹夫也義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  
禁內時或迭出義以康生子難爲干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  
下義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  
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爲力士  
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躡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  
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

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日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干牛刀斫直後元思輔而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義所執鎖於門下至曉義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義與剛並在内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就市絞刑康生大爲將及臨川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龕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例降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

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人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季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鏹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

以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摠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泚長大眼所統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承平中世宗追其前勲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

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相身先兵士衝突堅  
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  
頃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  
不卽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  
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  
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  
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  
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  
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  
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  
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  
在州二年而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

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  
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  
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  
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  
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  
甌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三更  
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  
又彎弓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  
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  
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  
聞仕蕭贖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

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採竹爲組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輓轡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

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旣對聖顏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勅如請二年除安化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污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驎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

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寅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寅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惰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方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

先是盧祖遷伊龔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昌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肉爲鑱柱教習疆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延伯



耻前挫辱不報寶貨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寇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隸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仁弟龍瓌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歿於關西龍瓌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史樊魯益州刺史郗毗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嚴思達呂巨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

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汲古閣

正本

九

